

师威卿 / 著

船 与 水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霓虹灯丛书





好大的雪！山川、河流、原野、繁华的都市、幽静的乡村，整个华北都陶醉在圣洁的世界里。

东方润依然 5 点半起了床。从上人民大学哲学系起，16 年来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风霜雨雪，也不管头天夜里睡得多么晚，都是早上 5 点半起床，坚持锻炼。顽强的意志，惊人的毅力，早把他少年时瘦弱的身体塑造得格外强健。现在，他身穿红色运动服，披着泉水般的晨光，冒着刺骨的寒风，踏雪跑到省委办公楼后的小花园里，打起青年长拳来。闪转腾挪，招招式式，刚柔急缓，都是那样的恰到好处。

半个小时后，他回到办公室，刷了牙，刮了脸，又用凉水反反复复擦了身体，穿上白衬衣，打好红领带，套上妻子专门让人捎来的 V 型领口蓝毛衣，外穿西式深绿夹克衫，走到镜前，梳了几下乌黑的偏分头。顿时，镜中的东方润，英

俊潇洒，十分精神。他满意地笑了。忽然，一片阴云飞上眉心，心想，不行，红领带太刺眼了，江山市的干部群众，一定还不大习惯，又换了条蓝底儿黄道道领带，觉得还可以。拍腕看看手表，时间还早，便一边慢慢走动，一边深情地看着这间办公室兼卧室的屋子。

任省委政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3年8个月了，就一直住在这间房子里；行政处几次要给他调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，他都笑笑说：“我一个人，住办公室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办公，多好啊！把房子叫更困难的同志住吧。”“你把弟妹从那个小县城调来吧！弟妹那么年轻漂亮，长期分居，你就放心？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就摸去了。”行政处长开着带点黄味的玩笑。东方润毫不在乎：“你还是把嫂子看好吧？”说着，两个人都笑了。笑过后，行政处长用力拍一下他的肩膀，感叹地说：“都像你老弟这样，我这个处长就好当了。有的人没房缠着你要房，有了房吧，又缠着你要大的，要低层的。咳，奶奶的，我真想换个地方。”

在室内巡视一周，最后他把目光停在窗台上那盆挺拔茁壮的君子兰上。1年半前，省委书记丁一海到他的办公室来闲坐，见墙上除了两张地图外，什么装饰都没有，就让秘书把自己家里的君子兰送给了他一盆。东方润并不喜欢花花草草，但特别喜爱君子兰，加上是省委书记送的，所以，他平时精心养护，使君子兰长得很好。看着看着，耳旁又响起昨晚丁一海那宏亮的声音——

“小东方，不，东方润……”丁一海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，让了座，笑呵呵地说道，“叫小东方习惯喽。从明天起，你就是江山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啦，嗯，小东方，不能再叫喽。”

“丁书记，”东方润看着满头苍发、身体略胖的丁一海，笑着说，“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您都叫我小东方吧，我感到亲切。”

北风尖叫着，从窗缝里挤进来，撩拨着海蓝色的确良窗帘；窗帘时高、时低、时快、时慢地鼓动着。

丁一海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盒“喜梅”牌香烟，先递向东方润，见他摇摇头，自己点上，抽了两口。随后，一团乳白色的烟雾，由小到大，由浓到淡，慢慢散开。又连着吸了两口，不由自主地咳嗽两声。

“丁书记，我给您提个意见。”东方润笑着说。丁一海很感兴趣地说：“什么意见？”“您把烟戒了吧……”“是应该戒喽。除对自己的身体不好，也污染空气，还让别人受连累。老伴、女儿给我提过几次啦。戒！”说着，猛抽一口，把大半支香烟摁死在绿色菊花型烟缸里，把剩下的半包烟果断地扔在纸篓里，然后两手一摊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怎么样？啊！没意见了吧？呵呵呵……”

东方润从内心十分敬佩丁一海，但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笑着点了点头。丁一海仰坐在黄色藤椅上，右手捂着前额，专注地看着东方润，仿佛看着一种什么希望，眼睛非常明亮。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么晚让你来，想说几句心里话。嗯，你不要拿本，不要记。你和付民器，嗯——是我主持省委工作以来，提拔的最年轻的两个地市级一把手。你们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提拔你们争议是很大的，有的同志总觉得你们太年轻……”

“听说了！我一定干好，给省委给您争口气！更重要的是让江山市改变面貌，我也不能让人家看笑话，说我窝囊。”东方润庄重地说。丁一海神情严峻地点点头，去端茶杯，茶杯却是空的，东方润忙站起来，掂着茶瓶，给他倒上，自己也倒上一杯，又坐下。丁一海一手握着茶杯，一手放在藤椅上，说：“给谁争气不争气的问题，还是小事，关键是要给群众多办实事，让江山市早一点改变面貌哇！”

东方润非常严肃地点点头。

“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。”丁一海站起来，慢慢走着，右手轻轻捶着胸，“善良、勤劳、忍辱负重。我们这些姓共的官儿，一定要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些，再好一些。共产党人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直到领导中国，靠的是什么？啊？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哇！”

东方润听着丁一海动情的话语，心潮翻卷，脸庞通红，他觉得丁书记说得太好了！

“古人说过，嗯——现在也有人说，打天下容易，坐天下难。其实，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……”

“丁书记，我也不这样看。”东方润猛地站起来说：“这里有主客观条件变化的问题，但主要在主观方面。打天下时，危险大，威胁大，一切全在自己，一不谨慎，连命都会丢掉，所以，各方面对自己要求都很严，特别是不敢脱离群众，不敢失掉民心，一切都从群众利益出发，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，我们的事业也因此胜利了。正像一个美国人对国民党要人说的那样：共产党战胜你们的，不是飞机大炮，而是廉洁和廉洁换来的民心。坐了天下后，敌人的威胁很少很少，环境变好了，不少人也就松懈了，苟且了，其实，我看，一些共产党员并没超出李自成，我是说在这一点儿上，也自然忘掉了老百姓，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都松了，甚至搞特权，搞腐败，这样，老百姓自然也就不拥护了。有人说什么，现在的群众不好领导。这是胡扯八道！难道说，现在的群众还没有封建社会的群众好领？难道说，现在的群众还没有民主革命时的群众觉悟高？难道说，共产党人的数量和影响还不如那个时候？不是，其实不管是思想觉悟，文化素质等等方面，我看，现在的群众都比那个时候的群众进步得太多了！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群众会那样拥戴支持我们？是因为

那个时候我们全心全意为群众着想，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；现在有的地方的群众为什么不拥戴不支持我们的干部？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党员、干部脱离了群众，不给群众谋福利，房子住大的，车子坐高档的，老婆孩子光挑好工作干，亲朋好友都能从他那里沾上油水，捞到便宜。不仅如此，公款吃喝玩乐，贪污受贿，剥夺群众，欺压群众……像这样，群众怎么会服气？怎么会听他的？这不是群众不好领，而是群众觉悟高的表现！是这些人的骨头缝里连一点共产党人的味儿都没有了！”

丁一海一边喝水，一边听东方润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像欣赏什么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一样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东方润，高兴地想：小东方调来任团省委书记，又任政研室副主任，快4年了，接触也不少，还从没听到过他这么深刻的见解，也没见他这么慷慨激昂的讲过话，他谈的和自己想的竟是那么吻合。嗯——可能是他平时在自己面前还有些拘束吧，或是环境气氛不对头，使他没表现的机会。啊，我丁一海眼没瞎，没看错，小东方是个人才，江山市交给他，可以放心喽。

东方润见丁一海一直微笑看着他，觉得刚才不该打断书记的话，不该说那么多，不该那么冲动，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丁书记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是不是有些偏激？”

电话铃响了，丁一海慢慢拿起听筒。东方润又给丁一海添些水，自己也添些。接完电话，刚放下听筒，电话铃又响了。“啊！是付民器呀……我还没休息呢……什么？我还有什么？呵呵呵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嗯——下午谈话的时候，该说的我不是都说了吗？以后到了工作岗位，有什么困难要多说，啊！小付，你说话咋有点不对劲……我是说舌头有点硬……什么？喝酒啦？没多喝？我看你喝多

啦……哎呀，你别不承认，我听你说话，嘴又僵又硬……你平时不是不多喝吗？酒是啥好东西？当了领导干部，可要注意。嗯——这几年你当办公厅副厅长，我还未见你喝过这么多呢。我把烟戒了，希望你把酒戒了。什么？……不好戒？我56岁的老头子，烟都戒啦，你怎么不能戒酒……这就对了，好，休息吧，明天我就不去送你啦。”

放下耳机，喝口茶，丁一海站起来，充分肯定了东方润的见解，然后说：“可惜，我们有些党员和干部，就忘了这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啊！解放初期，刘青山、张子善是两个反面教员；这些年来，仍不断出现这样的反面典型，嗯——有的暴露出来了，有的还没暴露出来。这些人最终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。这些人在人民的心里早就倒下了，猪尿狗屎都不如；他们自己也睡不安稳。毛主席在建国前后，多次谈过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和黄炎培老先生的两次谈话，值得每个共产党人永远记取和实践啊，归纳成一句话，嗯——无论任何人，特别是在当代和今后的新形势下，只要他脱离了人民，最后都要被人民所淘汰。”

安泰离开了母亲大地，终于被敌手战败。这个希腊神话故事，“刷”地从东方润的脑海闪过。

“古今中外的历史规律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”

东方润说着，抬腕看看表，11点40分，便说丁一海工作了一天，已够累了，谈话又谈到这么晚，便要回自己办公室去，让丁一海早点休息。丁一海忙笑着说：“不累不累，就是肚子有点想造反。”东方润也笑着说有点饿。丁一海便拿起话筒，要到家里，叫老伴搞点吃的。他看丁一海要放电话，忙接过来，笑着大声说：“凌处长（丁一海夫人是省报社群工处副处长），等会儿见了面，我要告诉您一个大好消息，关于丁书记的。”

身材瘦削、两眼大大的凌瑞青，正准备休息，披着衣服坐在床上，放下杂志，朗声说道：“小东方，他会有什么大好消息？别卖关子啦。”“丁书记戒烟了！”“这还真不是个坏消息，我和兰兰也再不当受害者啦！”

风停了，雪悄悄地下起来。

丁一海的家不远，就在办公楼后面常委家属院里。他俩到丁一海家里，吃了点东西，东方润抬腕看看表，12点15分，便要回去，丁一海边往外送边说：“小东方啊，你到江山市任职，担子可是不轻啊！嗯——那里的干部群众，普遍封闭保守；嗯——工业、农业、三产业都排在18个地市的后列，综合指标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去年是倒数第二吧。不过呢，省委信任你，你很年轻，事业心很强，有魄力，有开拓精神，工作效率也高，理论功底厚，特别是群众观点强，还善于学习……”

“丁书记，您再说，就不怕我飘飘然吗？您还是提提缺点吧。”东方润听着丁一海一连说他那么多优点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他知道这是领导对他的鼓励。

“不，这是事实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多数人都是这样评价你的。再说，我还要说你的缺点嘛。你的缺点主要是，嗯——有的时候对工作要求太严，标准太高，太急；有的时候富于幻想，少数决策不太切合实际；还有，表态不能太随意。做领导工作的，平易近人和随意表态是两个性质的问题。嗯——是不是缺点提得太多了？呵呵呵。”

“不是多，而是少。这两天，我也回顾总结了一下自己，发现缺点确实不少，我要一一改正。”

“这就不符合辩证法喽。嗯——缺点是改不完的，一个人只要

做事情,就会有失误有错误,老的缺点改了,还会有新的,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出现失误又不断改正失误的过程。嗯——再说,人人都有缺点嘛。毛主席不是说过,只有死人和没出生的两种人没缺点嘛。特别需要说的是,嗯—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,不能什么都改,关键是把握好原则问题。嗯——说到这儿,我得提醒你,要和老洪搞好关系。这次省委让他提前两年退下来,主要是他思想太僵化,这几年江山市也有进步,就是太小了。平江市、德源市、牧青地区、章丘市,工农业总产值也好,人均收入也好,上交利税也好,4年前都在江山市后边,嗯——他们敢闯敢试,发展步子大,一个个超过了江山市,我跟老洪谈过几次,他还很不认识这一点。再让他在书记这个位置上,对江山市、对他本人、对省委可能都不大好。所以,决定让他提前退下来。不过,他是老干部了,跟我资历一样,嗯——再说,这些年,他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……”“您放心,我会跟洪书记处好的。他虽然有些保守,但他正派,重视党建工作,重视粮食生产,严格要求自己,这都是我要继承下来的。大事上,我会主动征求他的意见。”

东方润真是越来越成熟了!有些人到一个地方任职,总是把前任说得一无是处,什么都否定,这很不好,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做法。丁一海这样想着,没再说什么,只是赞许地点点头。过了一会儿,说:“啊,我累了,你明天就要去江山市就职,也早点休息吧。”一边说,一边伸出宽大的手。

东方润忙伸出两手,紧紧握住丁一海的手,只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滚荡。

他浓眉下的一双大眼有些潮润,嗓子有些发咸。

他想马上离开,可又不想离开。

他想再说些什么，可一句也说不出。

“到了江山后，有什么困难要多反映，省委是支持你的；我也会常去看你的。”丁一海用另一只手，轻轻拍着东方润钢铁一般的臂膀。东方润慢慢松开手，深深点了点头，走了；刚走几步，又被丁一海叫住：

“我还有几句话要送你，刚才差点忘了，嗯——作为一把手，关键是把握好宏观控制，还要把握好以下几点：

“一是要有深邃超前的思想牵引力。这主要是说，政治嗅觉要敏锐，思想观点要鲜明，嗯——要有独到的切合实际的主见，还要有高效的疏导艺术。

“二是要有工于谋略的运筹决胜力。嗯——也就是要善于从战略上，从宏观上想事情、做决策，还要长于预见，精于创造，善于拍板。嗯——三是要有统领全局的稳固驾驭力。主要是说要具备大系统观念，能够稳固地把握局势，把握关键环节。四要有自信自强的影响感召力。嗯——这是说要有政治信仰和感召力，不但自己要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，还要善于用自己的理想、意志、信念去影响感召你的部属；另外，要有才华超群的吸引力，优良品德的归服力，情感交融的感化力，完善人格的晕轮效应……雪下得还不小呢！”

屋内的灯光射出来，在门口地上抹成梯型亮块；鹅毛似的雪不停地落下，亮块中已经叠起厚厚的一层。

东方润十分感动，把丁一海的话默默记在心里，又一次用双手紧紧握着丁一海宽厚的大手，深情地说道：“丁书记，我明天7点半去江山市，就不再向您告别了。”

丁一海让老伴拿出雨衣，叫东方润披上；东方润接过披上，怕玷污了雪的洁白似的，点着脚尖，快步走了……

2

东方润正看着君子兰，想着心事，忽然，门外一阵脚步响。扭头一看，进来一群人，原来是政研室的几位副主任、办公室主任和几位处长来送他了。有的再次向他表示祝贺，有的说实在不想让他调走，有的说以后要常来看看大家，有的说有了事还要到江山市去麻烦他，等等。东方润笑着说了不少感谢的话，感谢几年来各位对他的支持；不是组织上定了，他也很不想离开同志们；欢迎大家今后常去江山市看他，等等。说着，抬腕一看表，7点25分，因省委副书记王凡清、组织部长江钟泉要送他到江山市，定的7点30分出发，这会儿他们很可能已到楼下等了，便和大家一同下了楼，办公室主任和一位副处长，分别替他提着一个装衣服的黑色半旧提包，一个装书的绿色半旧提包；东方润还专门让人把那盆君子兰用尼龙绳捆好，端到了车上。

路上全是雪，中间是两道深深的辙印。黑色奥迪轿车害怕打滑，小心地行驶着。一幢幢高楼大厦缓缓退去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慢慢退去。东方润怀着激动而又恋恋不舍的心情，隔着轿车玻璃窗朝外望着。他在这里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了近4年啊！

不大一会儿，出了省城，东方润收回目光，朝前一看，两眼猛地一亮，多么壮美的雪景！辽阔坦荡的大平原，一望无际，银装素裹。这时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那么鲜美，那么诱人，使雪野闪出道道刺眼的亮光。恰在这时，司机又放起欢快的轻音乐。他只感到心中无比的纯净、开阔和惬意。

走了40华里，小轿车从宽阔的路面驶上江山市狭窄的道路。本来就够慢的车速变得更慢了。南来北往的车辆，各式各样，摇摇晃晃，远看，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在蠕动。走不多远，只见一辆蓝色东风客货车，一头撞进左边的路沟里，上边的煤洒得倒不多，车头上的玻璃却碎了两块。奥迪车司机“啪”地关上了轻音乐，心里骂道：这龟孙路！错车时，左边怕碰着车，右边怕滑进沟里，左看右瞧，手心都出了汗。

东方润紧紧皱着眉头。又走不远，车停下来，问对面来的车咋回事，对面车上的司机没好气地说：“一辆拖拉机熄火了，只能单线走。啥钱都花了，路这么难走，就不修修！耽误多少事！奶奶的！”

人人都有自尊心。尽管今天才去江山市上任，东方润听着，脸上却一阵一阵地发烧。江山市离省城只有110华里，因为路难走，特别是一堵车，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几个小时就耗进去了。到江山市搞调研，他就遇到了好几次堵车的情况。有一次竟一下堵了8个小时。要致富，先修路！非把这条路修好不行！

半个小时后，车开动了。走到离江山市有十几公里的地方，路

宽了些，中间立着个蓝色小亭子，亭子旁边树着一个大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江山市检查站”。八九个人围着两个戴红袖章的人，指手划脚，吵吵闹闹。六七辆拉货的卡车，满腹怨气地停在路边。

这是检查什么？东方润觉得奇怪，跟王凡清、江钟泉说句“我下去看看。”请司机停下车，便下去了。过了10来分钟，王凡清他们看到，东方润和那八九个人一一握了手，又目送他们把车开走，这才上到小车上来。王凡清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东方润说：“江山市怕外地货冲击了市场，3个月前，在东西南北四条要道口设了检查站，不准外地货到江山市来。刚才这几辆车，拉的都是三几个月前订好合同的货。我叫值班人员放行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设这样的检查站，今天下午，就开市委常委会，撤掉！”

早听说东方润工作果断，真不假！司机心里赞赏着。

王凡清、江钟泉都点了点头。

奥迪轿车缓缓地行驶着；司机又放起了动听的轻音乐。

江山市用它期待而又有点儿迷茫的眼睛，慢慢迎着这辆黑色奥迪小轿车，迎着车上的新书记兼市长。

遥远的古代，江山市只是个小村庄，由于商业贸易发展得好，到了隋朝，这里建立山原乡；明朝末年建县；1945年5月解放；全国解放初撤县建市。从1952年到1956年，江山市的经济发展得很快，在全省都有名气；从1957年反右直到“文革”后期，徘徊不前；改革开放后的几年里，经济发展比较快，接着又是徘徊不前……

“江山市可是个大坑，你一跳进去，恐怕不好出来。经济落后，人均收入不到300块；资源缺乏，交通通讯落后。特别是封闭保守更难办。你就不能选个好点儿的地市？”前些天，有人帮东方润分

析。

“你还年轻，前途无量，要下，就下到一个容易干出政绩的地方去，以后全凭政绩呢！”好心人这样劝他。

“你也行，可一定得搞出个样子来；要没把握，干脆别去；下去容易，想再进省委机关这个门就难了。”这话说得更实在。

这些天来，多少人都在劝他啊！可他还是决定到江市任职。东方润有东方润的独到见解：要下就下到困难大的地方去，能把一个很差的地方搞上去，从个人说，那才叫有真本事；从群众说，也正是群众盼望的、需要的。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共产党人，绝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，总该做出点什么来，不能碌碌无为；不能只想自己的官多大，权多大，钱多少。做不出有价值的事来，官虽大，权虽重，钱虽多，又有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得活得明明白白，特别是一个共产党人，更应该活得明明白白。

沿着狭窄杂乱的街道，穿过破旧的楼房或平房，拐过四五道弯，轿车来到一条东西小街上，这条街叫健达路。朝东走10来米，路北有座大院儿。灰色的大门，油漆块块脱落，偶尔有小轿车进进出出；右边耳门关闭着，行人从开着的左耳门时进时出。“中共江山市委员会”的木牌子很是鲜亮，像刚油漆过不久。司机朝把门的白发师傅打个招呼，把车慢慢开进不算太大的院子里。一座四层办公楼正对着大门，式样很老；溶化的雪水从上面“嘀嘀嗒嗒”流下来，地上全是污浊的雪和水；几辆小轿车靠两边停放着，二三十辆自行车散乱地放在楼前。东方润看着，轻微地摇摇头。

从大院斜着向右拐，再向北，是一块空地，空地东边是一排绿色铁门平房，停着三四辆小车，他想这可能是车库；东北角是一座东西向三层办公楼，楼西头有一个小门。他知道，走进小门是市委常委

院，正副书记、秘书长、办公室的七八个科室，都在里边办公。

“王书记、江部长、东方书记，欢迎！欢迎！下雪了，路不好走吧！四大班子的领导，一直都等着呢，快请，快请！”车刚停稳，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、短发大眼、满面春风的女同志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从小门出来，走到车前，利利洒洒，拉开车门，一边笑盈盈地和东方润他们一一握手，一边快速地说着，声音清晰、响亮、动听。

东方润认识，她叫冷枫，市委主管文字材料工作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。4年前，从省委办公厅下到石灿县，任主管计生工作和商业的副县长，3个月前，调到了市委。

常委院里很静。东面北面各是一排平房，红墙蓝瓦；两边是一堵花墙，墙外，挺立着一排毛白杨和一片塔松；南边是一座三层办公楼。田字水泥小路，把白雪盖着的花园分成规规矩矩的四个方块。

冷枫领着他们，一边大方得体地说笑，一边走进常委院，顺着走廊，向东头的常委会议室走去。一秘科、二秘科、综合科、督查科的工作人员，有的站在自己门口，有的隔着窗户玻璃，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，看着他们，小声议论着。

向前走不远，7名市委常委、4名副市长还有人大主任、政协主席，早从会议室里迎接出来。东方润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。从短暂的握手中，不少人感到，这位年轻的书记兼市长，是那样的热烈而真诚。

走进会议室，冷枫请王凡清、江钟泉、东方润坐在南边正中间的沙发上后，自己便走到会议室外边，叫进一个青年工作人员，两人倒起茶水来。东方润缓缓巡视一下会议室，四壁贴着豆青色暗花壁纸，挂着几幅装帧精美的油画；上边是两盏荷花型吊灯；暗红色地毯上，摆放着三人和单人沙发、黑色豪华型茶几。在座的四大班子成

员，一个个都庄重严肃；除了一人穿西装，其他人全是灰色或深蓝色中山装。东方润只觉一片呆板，一屋沉闷。

青年工作人员，走到东方润面前，轻轻提起茶几前边的红色暖水瓶，拿过一只景泰蓝白色瓷茶杯，不慌不忙倒上水，放下暖瓶，双手端着茶杯，轻轻放在东方润前面，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说：“东方书记，请用茶。”东方润看看他，中等个，黑西装，红领带，浓眉大眼，显得精明而诚实。东方润很有好感地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张居正。”“张居正？明代的改革家，跑到20世纪的江山市来了？今后，大家都要小心他的‘一条鞭’呀。”东方润的一句幽默，使在座的人都笑了，但很快又恢复了严肃的沉闷气氛。

东方润抬腕看看表，11点30分，便和王凡清、江钟泉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又跟紧靠他坐着的市委常务副书记付德良低声说了几句。敦厚随和的付德良，不住地点头，严肃地说着“中、中，”然后，看看大家，笑笑，大声说：“我先作个简单介绍。”他指着王凡清、江钟泉、东方润介绍后，又向东方润他们一一介绍了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郑庄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严程志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方洋、农业副书记江尤华、宣传副书记炎正君、常委政法委书记魏志强、常委军分区司令员武友安、人大主任黎士民、常务副市长郝愿刚、副市长杨德亮、冯兆岭、杜杰、政协主席朱一繁。

介绍后，王凡清看看大家，郑重地让江钟泉宣布了省委关于东方润的任命文件，然后，代表省委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东方润的特点，又对江山市的工作，对每位市领导的工作实事求是地作了评价；要求大家配合好东方润的工作，也希望东方润多向大家学习，共同搞好工作，接着，让东方润给大家说几句话，付德良带头鼓起掌来。

“同志们，”掌声落下，东方润站起来，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。大

家看着这位个头高而挺拔、剑眉细目、长方脸膛、充满锐气而又稳重的年轻新书记，又是一阵掌声；他坐下后说道：“首先，感谢省委和江山市人民以及在座的各位同志的信任！感谢江山市历届领导同志！”

又是一阵掌声。

“同志们，”东方润真诚地看着大家，用他快速而坚定的语调说，“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坐在了一条船上，风雨同舟啊！我想，江山市如果搞好了，受益的首先是江山市的 500 万群众，在座的各位脸上也都光彩；如果搞不好，群众会骂我东方润，但在座的各位，耳朵里也会发痒啊！”大家会心地笑了，“组织上让我到江山市来工作，我要竭尽全力，拼搏工作，像王书记说的那样，不辜负省委和江山市 500 万父老乡亲的期望；也相信大家，会全力支持、全力配合的，谢谢！”

别看人家年轻，多成熟，说的多实在，多诚恳，还是大机关下来的有水平！

听完东方润简短的讲话，不少人从心里赞赏着。接着，便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。江钟泉、王凡清，也含笑点头。

“我说两句。”付德良先笑笑，又严肃起来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东方润同志到江山市任市委书记兼市长，我表示热烈的欢迎！也感谢省委，啊——给江山市送来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好领导！”大家鼓掌，“我个人，啊，要全力配合好东方书记的工作！我就先说这几句吧。”接下来，又有几个人表了态。江钟泉说，相信大家会团结好、配合好的，就不要一一表态了。

见面会结束后，付德良和冷枫低声对东方润说，今天是他和四大班子头次正式见面，还有两位省委领导，中午在市委招待所安排了三桌饭，大家一道吃顿午饭。“一桌 500 块的标准，看低不低，烟